

唐會要卷第五十八

尚書省諸司郎中

左右丞

吏部尚書

吏部員外郎

司勳郎中

考功員外郎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吏部侍郎

司封郎中

司勳員外郎

戶部尚書

左右員外郎

吏部郎中

司封員外郎

考功郎中

戶部侍郎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左右丞舊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永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先閣會府區揆寔繁都省勾曹管轄輜重還依仍舊之職未協惟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進為從三品階

其盧獻李景謨並宜三品依舊任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復為四品
至今
正觀元年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尚書左丞戴
胄曰尚書者天下網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必有其弊今無令僕
係之於卿當稱所望也

二年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上使御史大夫溫彥
博按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
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已後不得不存
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
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衰或未可知上矍然改容曰吾已
悔之徵再拜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也上曰忠良豈有異
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

君受嘉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
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其年侍御史張玄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食推逐並實
上令決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擬律不合死上曰食糧朕之所重若
不加法恐犯者更多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
若改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重者又無以加之

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其所教聲曲多不諧
韻此尤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為良醫今不識藥性尚書右丞魏徵
對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恠
愕上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分踈彥
博等拜謝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乃何如曰明達陛下平生
禮遇孝孫復何如曰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不可信

臣恐群臣衆廢有以窺陛下者上意乃解
三年正月放裴寂還鄉表乞往京師久不肯去上令問稽留所由常
挺奏留一十九日長安縣令王文楷又不准勅發遣令決杖三十尚
書右丞魏徵諫曰裴寂所為事合萬死但以陛下念其奮功不致於法惟
解其官止削半封今流人尚得裝束假况寂放還鄉宅古人有言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文楷識陛下恩寬見寂大臣不即感迫論其此情
未合得罪上曰放寂拜掃豈非禮耶乃釋而不問焉

十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上書曰臣聞尚書萬幾實為政本尋此選授
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轄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
稱職竊位與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傳文案擁滯臣誠恐庸劣
請述其源正觀之初未有令僕於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
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殫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

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勵
下皆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不能斷決故事稽延案牘雖理窮仍
便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天工人代焉可妄
加至於懿戚元勳宜優禮秩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欲勅茲交槩且
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克舉亦當矯
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二十年宇文節為尚書左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
以私事見托節奏之太宗大悅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以
卿在省耳

龍朔二年有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至于勾曹右肅機楊
昉未詳業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劾而逼昉謂曰未食
食畢詳之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

案立判之曰父殺隨主子許蔭資生者尤配遠方死者無宜使慰
儀鳳四年常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
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仁約遂
振舉綱目畧無留事群臣肅然

元和八年六月裴佖為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監銑使將以使局
置於本行經名御已半會佖拜命堅執以為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
強時重佖之有守

十三年淄清李師道平鎮州王承宗惧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
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尚書右丞崔從中選議者以承宗
罪惡貫盈每多奸譎入朝侍子必非血忱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節度
使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衛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往
至鎮州於鞠場宣勅三軍大集乃諭以順逆辭情慷慨軍士無不感

動承宗泣下禮貌甚恭遂按德棣戶符印而還

十五年三月呂元膺為左丞時度支使潘孟陽中大夫府卿王遂互
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
書請明示直又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處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
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庶使奏刺史贓罪不覆驗即謫去
總堪之詞足信而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蒞御史按問宰
臣不能奪

會昌二年十月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本繫品秩近者官兼臺
省立位稍遷已是從權頗乖儀制况據勅例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
舉元和元年所奏勅常恭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在本品同類
官之上自後諸行侍郎兼大夫並在左右丞之上者仍前例左侍郎
兼大夫者至少唯京兆尹則往帶此官當時講論非不至當其京

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抵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之下其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抵合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其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居綱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得驟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仕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上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又取其於理切近者用以此方今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州府錄事參軍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聯略同設使諸曹緣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便在司錄及錄事參軍之上施於州郡尚書為非宜况在朝

倫實為倒置耳左丞官業至重得彈劾八座主省內業今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糾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建置今臺司所奏但言成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勅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若今因循往例不議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夫在左右丞之上有紊典章實恐重違元勅謹具正元以後勅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得盡理勅旨御史臺與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三年三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于等言文武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班位奉勅緣御史臺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崇其班位以峻風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特為寵異須勅諸行侍郎兼御

史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况今使下監察御史裏行朝謝時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忝彼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勅御史大夫進為正三品中丞進為正四品即官望等尤為重任合崇憲職式協朝章請准前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立於尚書左右丞之上勅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務廣詢謀理宜從衆依崔于等狀便為定制

左右司郎中

隋朝但稱左右司郎 朝加中字武德元年八月日省貞觀二年正月十三日復置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丞務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復為左右司郎中

開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勅郎中皆從省正門出入若泥兩聽隨便門永太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自今已後郎中與中州刺史員外郎

與下州刺史

建中元年三月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者輒擊登聞鼓右司郎中裴諳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因競纖微若然者安用吏乎上然之悉命歸於有司

正元五年正月左司郎中嚴說奏按公式令應受事據文案大小道路遠近皆有程期如或稽違日多少差加罪今請程式常務計違一月日以上要務違十五日以上不報按典請決二十判官請奪見給一季料錢便牒戶部收管符牒再下猶不報常務通計五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二十五日已上按典請決四十判官奪料外仍牒考功與下考如符牒至三度固違不報常務通計違八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四十日已上按典請決六十判官請吏部用闕長官及勾官既

三度不存勾當五品以上請牒上中書門下殿罰六品以下亦請牒
吏部用闕其急要文牒請付當道進奏院附送本使委觀察使判官一
人發遣送州取領其月日先報常務請依常式以前御史臺奏伏奉
去年二月三日勅宜付御史臺商量作條件聞奏者除京兆府州縣
及城內百司伏請並以符到京兆府日為程如往來累路停滯日月
懸遠者請無勘責緣路所由准令式處分從之

左右司員外郎

永昌元年十月五日置各一人以侍御史顧宗為左司員外郎洛州
司戶叅軍元懷正為右司員外郎神龍元年三月初八日廢二年十
二月復置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勅部以下官合所司補授其員外
郎御史并供奉官宜進名勅授
五年四月九日勅尚書省天下政本仍令有司各言職事吏部員外

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滯

璆璆四道戶部員外郎呂大一道刑部員
外郎崔廷言刑部員外郎李廷言刑

部員外郎張悟倉部員外郎何道虞部員外郎崔賞三道
中楊孚虞部郎中再思各一道

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選須稱職司焉可尸祿悠曾無斷決

昨者試令借問遂有稽逋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標
令式自今已後各宜懲革再若有犯別當處分

吏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
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二年復為吏部尚書天寶二
載三月二十七日改為文部尚書至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為吏
部尚書皇朝因隋旧吏部尚書掌銓六品七品選侍郎掌銓八品九
品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吏部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知因為故事
者也

蘇氏駁曰正觀二十二年二月民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選事明矣

故事選授之制每歲集於孟冬去王城五百之內以上旬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書侍郎分為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為東銓西銓也故事注擬必先正其官階團甲送門下

大曆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勅流外出身人今後勿授刺史縣令錄事奉軍諸軍諸使亦不得奏請仍委所由檢勘雖恩制所授並不得與上同會缺不成赴集如須要甄錄者牒中書門下吏部改與別官元和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侍郎揚於陵執奏以為不便乃詔考官常顛等二人只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

部侍郎自定十五年十一月有醫士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勅至南省吏部尚書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僥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

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條流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請減下四百五十四員勅旨應屬流外銓人所減員額並宜依

吏部侍郎

武德初因隋舊制至七年二月省正觀二年正月十日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改為吏部侍郎光宅元年改為天官侍郎神龍二年復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改為文部侍郎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復為吏部侍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加一員以裴行儉為之本員為中銓新加員為東銓永昌

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加一員以李景謨為之通前三員聖曆二年五月八日減一員乾元二年八月二日侍郎中崔器以中銓闕承前多貶降遂奏改為西銓仍轉廳居之其侍郎事迹具在選部

吏部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選部郎三年加中字至五年六月一日又改為吏部郎中七年廢侍郎加郎中秩正四品上掌流內選事正觀二年復置侍郎乃降依本秩亦罷掌選事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已後並隨省改復載初元年加一員以李元素為之通前三員聖曆二年八月却減一員美元和八年六月罷吏部郎中張惟素一月俸料懲慢官也吏部素以郎中主印時房啓除桂管觀察使其本道即使潛賂印令使得印啓官誥飛遞送之及上命中使賜啓官誥畏使者邀重賂乃戲曰先五日得之矣中人給請視之因懷歸以進既而令

都省覆訊罰郎中而杖令史

員外郎

官名改復與郎中同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各挾闕替南曹郎王銷已後遂不轉廳正元十一年閏八月一日侍郎杜黃裳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請准舊例轉廳初載初元年加一員以周雉為之聖曆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勅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以陳希烈為之尋却一人判正元元年九月十六日又以兩人判南曹以庫部員外郎崔銳比部員外郎劉執經權判事畢日傳至十一年閏八月二日又却以一員判也

正元十一年閏八月吏部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准旧例轉廳勅

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左武衛大將軍張克勤奏近准敕文許五品官一子
官恩今臣子幼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
直執奏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廷賞若無已子許及宗男張克勤
自有息男妾以外甥奏請苟涉賣官寔為亂法所請望宜不許仍永
為定例從之

司封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咸亨元
年改為主爵郎中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司封郎中神龍元年九
月五日改為主爵郎中開元二十四年九月六日復故

員外郎與郎中改復同

開元十五年閏九月十一日勅三公以下子孫應承襲者先申無子

輒首正不在承襲之限

寶曆元年八月膳部員外郎王敦史上言中外官僚准制封贈多請
授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追贈出於鴻恩非由臣下之求不
繫子孫之便開元新詔唯許宰相迴贈於祖蓋以宰相位高封贈崇
極故迴授近日常僚率援此例夫推讓於祖在父則然改奪於朝於
子何忍伏望宣付宰相重依典法詳議從之
元和十二年十月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請准式叙母妻邑號乖
濫稍多或國叙軍功妄叅勳籍或偶逢慶澤冒引詔條今請應在城
諸軍衛官未至將軍使在外未至都知兵馬使押衙都虞候縱有散
官與勅文相當者並不許叙封其流外官諸司諸吏職務并伎術官
等跡涉襍類並請不在封限從之

司勳郎中

隋為司勳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司勳大夫咸亨元年復改為司勳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員外郎今一員長安二年閏四月十二日文昌丞李嶠奏加一員以楊祗令為之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勳大夫甲曆並盡矣

天寶四年六月十三日勅准制及格式叙勳今復宜令司勳員外郎二人除曹務之外每有勳甲團進後專知磨勘所須主事令史任簡擇差定如有踈畧委本官奏錄

考功郎中

隋為考功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舊郎中知貢舉其外官考正觀以後每年定諸司長官

一人判校京官即考功郎中自判至正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授定遂令員外校外官考

正元六年正月以司勳員外郎判考功趙宗儒復行貶考之令自至德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常恭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

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上善之遷宗儒考功郎中其年六月三日考功奏准天寶七載六月勅內外官初考無赴上曰未考不具得替日便注破不在校限

其月又奏諸使下兼憲官及檢校郎官并諸色官職掌者並仰本使每年具在使功課兼具考第申省

七年八月考功奏前時諸司官皆校功過定其考第自至德後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自諫議大夫給事郎官有書中考者尚書左丞相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常正坐贓廢請降

其考校考使吏部尚書劉滋以憬能知其過奏中上考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外官應申考解先無限約請自
今以後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畢如違牒本使罰本判官決本典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正觀已後知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
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李權所訟乃移舉貢於禮部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常陟奏准舊例掌舉官親
族皆於本司差郎官一人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然用附奏臣本
司今闕尚書縱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矜革伏望天恩許
臣移送禮部差考功員外郎試揀侍郎覆定任在自聞奏即望浮議
止息勅旨依

長慶元年五月貶考功員外郎李渤為虔州刺史渤既請書宰相等

下考時人以宰輔曠官不上疏陳列而越職釣奇非盡事君之道至
是杜元穎等奏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遂出之

戶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為民部尚書正觀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改為戶部
尚書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為度支尚書龍朔二年改為司元
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地官尚書神龍元
年復為戶部尚書

武德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殘暴之處戶請給
絹一疋太宗謂曰朕於天下惟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
實但戶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之至也治書侍御史孫伏伽
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諫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虛名用心若此
豈當朝寄請鞠其罪太宗從之其計口為率貧戶賴焉

開元六年五月四日勅諸州每年應輸庸調資課租及諸色錢物等
令尚書省本司豫印紙送部每年道為一處每州作一簿預皆量留
空紙有色數並於脚下具書綱典姓名郎官印置如替代其簿逆相
分付五大案四日三計二下一始與計不四空三或二之一也
二十四年勅以每年租稅雜支輕重不類今戶部備長行旨條五卷
諸州刺史縣令替日並合令逆相交付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
畫班行附驛逆送其支配處分並依旨文為定
元和五年二月戶部尚書李仁素准元和四年五月勅釐革諸道州
府應徵留使留州錢物色目并帶使州合送省錢便充留州給用等
據諸道申報除與勅文相當外或稱土宜不同須重類會起置者諸
州府先配供軍錢迴充送省帶使州府先配送省錢便留供軍即供
軍見錢盡在帶使州府事頗偏併宜令於管內州據都徵錢數逐貫

均配其先不徵見錢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戶配見錢須多鄉村
戶配見錢須少即但都配定見錢一州數任刺史於數內看百姓穩
便處置其勅文不加減者即准州所申為定額如於勅額見錢外輒
擅配一錢及納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縣令錄事參軍節級科貶焉

戶部侍郎

改復名號與尚書同本一員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武攸寧
為之

蘇氏駿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八員外郎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
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至乾元 年十月第五琦改戶部侍郎帶
專判度支自後遂為故事至今不改若別官未判度支即云知度
支事或云專判度支

正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鉄權酒錢物以充經費遂

令收除陌錢及闕官料并外官闕官取祿及減員官諸料令戶部侍郎竇恭專掌以給文武官料錢及百司紙筆等用至今行之

元和六年四月戶部奏請置巡宮二人從之其年七月戶部請減使及判案郎官每月雜給錢從之

八月戶部侍郎李 奏請諸州府闕官職田祿米及見在任官抽一分職田所在收貯以備水旱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戶部奏准西 虺蜥攸居歷年貢賦不入有司羞之今則化被齊人便為善地其中光蔡等州今所貢鸕鶿綾生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物舊例並今月十五日已進納訖臣今便欲取申光蔡貢物以元日陳於樂懸之南示中外禮畢請准式送納從之十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戶部度支監鐵三司錢物皆繫國用至於給納事合分明比來因循都不剖拆歲終會計無以準繩蓋緣根本

未有綱條所以名數易為盈縮伏請起自今以後每年終各令其本司每年正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所入錢數及所用數分為兩狀入來年二月內聞奏併牒中書門下其錢如用不盡須具言用外餘若干見在如用盡及侵用來年錢并收闕並須一一具言其監鐵使所收議利具一年都收數并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庫欠錢數其所欠亦具監院額緣某事久未送到戶部出納亦約此為例條制既定亦絕隱欺如可施行望為常典從之

寶曆二年正月戶部侍郎崔元略奏准賦役今內外六品以下官及京司諸色職掌人合免課役請自今以後應諸司見任官及准式合蠲免職掌人等並先於本司陳牒責保持本司牒到然後給符其前資官即請於都省陳狀准前勘責事若不實准詐偽律論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股奉親比來州府免課役不由所司今後請應有

此色勅下後亦須牒當司如不承戶部文符其課役不在免限從之
開成元年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十萬貫戶部侍郎歸融奏
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
說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如循私恩臣恐天下傲傲
以羨餘為名刻剝生人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
三年四月勅戶部侍郎兩員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便判錢穀如
卒童帶事及判鹽鈇度支兼中丞翰林學士即不在此限仍為永例
五年三月戶部侍郎崔彞奏天下州府應合管係戶部諸色斛斗自
今已後刺史觀察使除授到任交割後並須分折聞奏勅旨宜依
大中二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魏秩奏下州應管當司諸色錢
物斛斗等前件錢物斛斗散在天下州府緣當司無巡院覺察多被
官吏專擅破除歲久之後即推在所腹內徒煩勘詰終無可徵今後

諸州府錢物斛斗文案委司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吏通判每至交
替各具申奏並無懸欠至考滿日遞相交割請準常平義倉斛斗例
與減選仍每月量支紙筆錢若盜使官錢及將借貸與人並請准元
勅以贓論如徵收欠折及違限省條並請量加懲殿如缺司錄即請
令選諸強正官員專知不得令假攝官權判從之

開成四年六月河南江淮等道分巡院荆襄江西道分巡院並宜勅
停

唐會要卷第五十九

尚書省諸司下

度支使 別官判度支附

度支郎中

度支員外郎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倉部郎中

倉部員外郎

鑄錢使

延資庫使

出納使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

太廟齋郎附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祠祭使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都官郎中

都官員外郎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長春宮使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度支使

乾元元年第五琦除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二年十二月呂誼
 除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勾當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除
 劉晏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元年建子曰元載除戶部侍郎勾當度
 支使正元二年二月韓滉加度支使五年二月竇參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度支使八年三月停

建中元年五月十七日度支奏諸色錢物及鹽井利等伏緣財賦新
 有釐革支計闕供在臣職司夙夜憂負今後望指揮諸州若不承度
 支文牒輒有借使及擅租賃迴換本州府錄事參軍本縣令專知官
 並請同入已枉法贓科罪廢物無干隱事有條流其應合徵收諸色
 錢物所由官有遠程限致闕軍須請停給祿料勅旨依奏
 其年八月宰相楊炎論奏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
 治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覆敗大
 計一失則天下搖矣先朝權制中臣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國之
 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
 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然後可以議
 政上然之詔今後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量進二三十萬
 八大盈而度支先以全數聞奏初國家旧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

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甚失誤及第
五琦為度支鹽鉄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
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是以
天下公賦為人君私積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迨
二十年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
固不可動及炎作相片言復之中外稱美焉
正元初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
漸權百司之職廣置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
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緇條頗整公議多之
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請於京城及畿縣行榷酒法每斗榷一百五十
文其酒戶並蠲免雜役從之
永正元年八月度支使奏當司別貯庫往年裴延齡領使務始奏置

之只將正庫物減充別貯唯是虛言更無實益又創置官典守等
不免加彼料糧伏請併入正庫庶事且費省從之
長慶二年三月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
時幽鎮行營諸軍已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餘萬人魏博滄景之師
皆壓賊境而壘亦籍兵數徵計司所給自河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
賜往不至供軍院遽為諸軍強奪懸師前闕者反無支給其饋餉
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乏遂以邪計得司邦賦
至是又寵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驟塵顯級人皆罪之未幾又
上言度支所管榷鹽舊法為弊年深臣今官中自糶鹽法可以富國
強兵勸農積貨疏其利害十八件詔下其奏令公卿議之中書舍人
常乾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畫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為
簡者至煩乃即其條目隨以設難事多不載末云臣竊以古人云利

不百不変法功不十不易器改更之事自古所難臣於平叔無讎所
陳者非挾情所議者歸利害唯聖主獨斷歸於至公然強人之所不
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臣嘗為開州刺史當時被監
監吏人橫擾官政亦欲監歸州縣總領其權嘗試研求事有不可蓋
以設法行須徇風俗或東州便即西州害欲南州易即北州難且
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
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两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鷄瑣細
業雜皆因所便今逼之布帛則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貨之以易絹則
勞而無功伏惟聖慮裁擇時平叔輕巧恃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
駁奏上賢之稱善令示平叔詞屈其法遂罷

元和十四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鑄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
稅權酒鹽支米價等足段價估定數從之給事中崔直抗論以

為用兵歲久百姓凋弊往者雖估逾其實不可復追疏奏不從
會昌六年十一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諸道所出綾絹
紗等宜禁斷其舊織並不得行使仍令所在官中收納如更織造買
賣同罪

咸通八年十月戶部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
今年已前兩權酒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收便換自南蠻
用兵以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院錢猶有商人便換賣省司
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
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克乞下諸道州府場監依限送納及給
還商人不得托示占留從之

別官判度支

開元二十二年九月蕭昊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二十三年八月李

元祐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天寶七載楊釗除給事中兼御史中丞
權判度支正元八年三月戶部尚書班宏專判度支其年七月司農
少卿裴延齡加權判度支十二年三月改為戶部尚書判度支其年
九月蘇弁除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正元已前他官未判
者甚衆自後多以尚書侍郎主之別官兼者稀矣故事度支按郎中
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行不言專判度支開元以後
時事多故遂有他官未判者或尚書侍郎專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
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建中
初欲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終亦不行

戶部郎中

隋為民部郎中正觀改戶部郎中自後改復名號與侍郎同天寶八
載郎中張傳濟廢帳房為戶部員外郎廳次北為戶部郎中廳皆至

宏麗又於省街東奏取都水監地以諸州籍帳錢造考常制度又過
於省中移都水監於省西北割右武衛園地置之乾元以後毀拆並
盡今為戶部園

員外郎 改後並與郎中同

開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勅蠲符每年令當州取緊厚紙皆上皆書
某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勾當同署印記京兆河南六百張上州四
百張中州三百張下州二百張南安道桂廣容等五府准下州數管
內州蠲同此紙不別書題州名並赴朝集使送戶部本判官掌納依
次用之

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每鄉置望鄉天下諸州上縣不得過二十人
中縣不得過十五人下縣不得過十人其長年万年每縣以五十人
為限太原上黨晉陽三縣各以三十人為限並取耆年宿望諳識事

宜灼然有景行者克

天寶十二載七月十三日勅諸郡父老宜改為耆壽會昌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職分若各守官業即不因循比來戶部度支兩司尚書侍郎多奏請諸行郎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閑居至於廳事皆為他官所處臣等商量請自今已後其度支戶部錢穀文案望悉令本行郎官分判不在更請行郎官限仍委尚書侍郎同諸司例自於行內選擇差判不必更一一聞奏其戶部行郎官仍望委中書門下皆選擇與公務相當除授如行本員數缺少任於諸行稍閑司中選中才識資序相當者奏請專授所異蒞事有常分官無曠廢或可久以革從權勅旨依奏

度支郎中

隋為度支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

為度支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絲稅戶稅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當五十餘萬張仍差百司抄寫事甚勞煩條目既多詳檢難遍緣無定支稅不怕亦因此涉情兼長奸偽臣今與採訪使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於人非當土所出者隨事沿革務從允便即望人知定準政必有怕編成五卷以為常行旨符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領行每州不過一兩紙仍附驛送勅旨依開元十二年九月以倉庫郎中判度支案蘇弁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有副知之號自并始也元和三年十月度支使鄭元奏當司判案郎官先有六員今請用四

員為定從之四年十一月加度支判案郎官一員
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員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簡當司判案
郎官刑部郎中常詞近差使京西勾當和糴遂請白行簡判案今常
詞却回其白行簡合歸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員
伏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留白行簡充勅旨依奏

金部郎中

隋為金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珍大夫咸亨元年
復舊天寶十一年三月七日改為司金郎中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
日復舊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倉部郎中

隋為倉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庾大夫咸亨元年

復舊天寶十一載三月七日改為司儲郎中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
日復舊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天寶三載七月二十三日金倉令史不許轉選及充使典
建中二年正月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
准格式條理

鑄錢使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天寶三載九
月楊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諸
道鑄錢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除戶部侍郎充勾當鑄錢使其年五
月二十五日殿中監李輔國加京畿鑄錢使寶應元年六月二十八
日劉晏又除戶部侍郎充勾當鑄錢使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除戶

部侍郎充諸道鑄錢使其年六月三日禮部尚書除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勾當鑄錢使永太元年正月十三日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圻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道鑄錢使大曆四年三月劉晏除吏部尚書充東都河南淮南山南東道鑄錢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

延資庫使

會昌五年九月勅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錢物至大中三年十月勅改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勅以宰相判右僕射平章事白敏中崔鉉相繼判其錢三司率送初年戶部每年二十萬貫足度支鹽鐵每年三十萬貫足次年以軍用足三分減其一諸道進奉助軍錢物則收納焉

咸通五年七月延資庫使夏竦奏鹽鐵戶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

年已前延資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足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五貫足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收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足當使緣戶部積欠數多先具奏請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納戶部兩收八十文除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勅命雖行所送稽緩今得戶部牒稱所收管除陌錢除錢絹外更有諸雜物貨延資庫稱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錢物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漸填塞其所割十五文錢即當司仍舊收管又緣累歲已來嶺南用兵多支戶部錢物當使不欲堅論舊欠請依戶部商量合納今年額色錢絹須足明年即依舊制三月九月兩限送納畢其已前積欠仍令戶部自立項納期限者勅旨依之

八年九月延資庫使曹確奏戶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九月兩限

緡二十一萬四千一百疋錢五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足前使杜棕申奏起請咸通二年正月以後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八十文除陌錢內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戶部牒稱州除陌錢有折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緡逐年兩限須足其餘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請依戶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緡戶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緡依前不全送又積欠三十六萬五百七貫文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為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貨不充則名額虛設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年分減送當使收管元勅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日色以此因循漸隳舊制年月既久積欠轉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稍、備邊名號得遵元勅指揮乃割戶部除陌八十文內十五文收管及戶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稟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請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錢緡內分配今勒留不合送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別為縑運與戶部直納延資庫則戶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積欠從之

出納使

開元二十六年九月侍御史楊春充大府出納使天寶二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張瑄充大府出納使四載八月殿中侍御史楊釗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六載三月楊春改戶部侍郎充兩京嘉倉出納使其載楊釗替充兩京合嘉倉出納使乾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琦充兩京司農太府出納使

禮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春官尚

書神龍元年復為禮部尚書

太和七年八月勅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弘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試經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禮部侍郎 改復與尚書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訟乃下詔曰每歲舉人頃年以來惟考功即所職位輕務重名實不倫欲尽委長官又銓選委積但六官之列体固是同况宗伯掌礼宜主賓薦自今以後每年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正元十五年十月高郢為禮部侍郎時應進士多務朋遊以取聲名唯務謙柔罕理其業郢性專介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絕請托雖同列

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義專考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出獨抑聲名浮濫之風一變

元和九年二月常貫之為禮部侍郎選士皆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息焉

禮部郎中

隋號儀曹郎武德初因隋舊號不改三年 月改為礼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三年復為禮部郎中光宅元年改為春官郎中神龍元年復為禮部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正元十二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元和二年少府監金忠義以機巧進請蔭其子為兩館生禮部

員外郎常貫之上疏論奏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不
宜污辱朝廷竟罷去之

太廟齋郎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勅齋郎簡試並於禮部集至二十五年正
月七日勅諸陵廟並宜隸宗正寺其齋郎遂司封補奏至天寶十二
載五月十一日陵廟依舊隸太常寺齋郎遂屬禮部至大曆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勅陵廟宜令宗正寺檢校其齋郎司封又收補聞奏至
正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尚書蕭歛奏太廟齋郎准式禮部補
大曆三年後被司封官稱管陵廟便補奏齋郎亦無格勅文准建中
元年正月五日制每事並歸有司其前件齋郎合於禮部補奏勅旨
依付所司准格式處分至今禮部員外郎補
正元十二年十月朝廷欲以太學生令於郊廟攝事將去齋郎以從

省便太常博士裴堪因奏議曰嚴奉宗廟時享月祭帝王展孝之重
典也故致齋清宮設郎執政事使夫習肄虔恪肅恭神人內盡其敬
也夫學置生徒服勤儒業宏闡教化發明德義用嚴師以訓之懸美
祿以待之限其課第考其否臧外獎其學也夫如是齋郎官員焉可
廢也太學生徒焉可亂也若慮不素潔則無以觀其敬矣志不宿著
則無以成其業矣故提其名而目之表其從事也績其勤而祿之使
其服志也罷齋郎則失重祭之義用學生則撓敬業之道將何以見
促教之節肅敬之容強立之成待問之與知必不能至矣况國家有
典宗儒有制豈以齋郎瀆易是病而思去學生冗惰無取而思役之
誠宜名分有殊課第自別使俎豆有楚治弓知訓供職有賞勤之利
敦學得樂群之至禮舉舊典人知向方庶乎簡牘無能代之煩監寺
絕往來之弊矣將敦要本在別司存俾不相忝度合事體從之

元和六年十一月禮部奏准今年九月吏部所奏勅應補太廟齋郎用蔭官並五品已上子六品常恭官子補者今詳節文所用五品六品蔭者唯許子並不該孫又節文其應補太廟齋郎郊社齋郎孫用祖蔭子用父蔭即孫之與子並許收補恐前後文字有所差錯今格限已及須守勅文其孫用祖五品以上蔭者恐須准旧例收補勅旨宜令准格收補

寶曆元年九月禮部奏准今年四月制當司合釐革條流兩館生齋郎資蔭年限等據舊勅應補兩館生所用蔭第皆門地清華勳賢胄胤近者時有源流或異或屬全疎罔冒門資變易昭穆今請如有此色自本司磨勘得實坐其家長所用蔭告身用本司印印官押署更不在行用之限保官具事由申上中書門下請諸司官典檢報不實並請准法科處分其太廟郊社齋郎亦並准此處分若用蔭曾經流

貶未復本資或使身亡不曾申雪即用舊蔭切恐非宜請便放其太廟齋郎亦准此處分伏緣兩館生員闕不多請補者衆今請一家不得用兩蔭許隔二年收補每用蔭補人請明置簿曆具注所補人年名日月用本司印印官押署至補人數足後給其告身不在用限太廟齋郎准開元六年九月勅取五品已上子孫六品清資常恭官子補充郊社齋郎用祖蔭官階並須五品以上用父蔭須六品以上常恭官及兩府司錄判司詹事府丞大理司直并有五品階者所補齋郎皆用五保其保請以六品已上清資官充其一家不得周年保兩人仍不得頻年用蔭並請准兩館生例處分勅旨依奏

祠部郎中

隋為祠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元年復為祠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道士隸祠部不須屬司省開元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勅祠部天下寺觀由宜准法據僧尼道士合給數外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已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以下不得過五頃

膳部郎中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隋為膳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膳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主客郎中

隋為司蕃郎皇朝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蕃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主客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景龍二年九月三日勅應差冊立諸國使並須選擇漢官不得差蕃官去

祠祭使

天寶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祠祭使至德三載五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王璵兼知祠祭使

兵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兵部尚書先天元年改為夏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兵部尚書天寶十一載二月二十八日改為武部尚書至德二年二月五日復為兵部尚書

舊制凡武舉每歲孟冬亦與計偕有二科一曰平

試射長垛三十發不出第二院

二曰武舉試長垛騎射馬槍步射材貌言語翹閑舉重其勳官五品

品以下者并應宿衛人及品子五考已上者並授散官餘並帖伏然後授散官也

開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勅兵部兩銓令史各與一第一人簿帳共與一人並准吏部銓史第一人官資注擬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吏部遷人請武選者宜取強壯身材六尺

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統領者其兵部選人請文選者宜取材堪理

人工於書判並無負犯十二月內定品奏聞一送以後並不在却閑

之限廣明元年正月勅入仕之門兵部最濫全無根本頗壞紀綱近

者武官多轉入文官依資除授宜懲替倖以辨品流今後武官不得

輒入文官選改內司不在此限

兵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總章二年四月二日加一員以李處繹為之長壽二年正月二十四

日又加一員以侯知一為之通前三員長安四年十二月三日減一

員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勅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准明經進士貢

舉例送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勅所設武舉以求材實仕進

之漸期為根本取舍之間尤宜審慎比來所試但委郎官品位既卑

焉稱其事自今已後慮武舉人等宜令侍郎專知

天寶元年十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應試選舉人長垛宜以十隻箭

為限並入第一院與兩單上八隻入第一院兩隻入第二院與一單

上次上十隻不出第三院與單上十隻不出第四院與次上餘依恒

式

三載閏二月八日勅習武入官已經精簡隨者更試事頗為煩其武

官自今已後因番試及過中門下宜停
建中元年四月十七日勅兵部關送吏部武官等自今已後宜停
正元十四年九月勅鄉貢武舉并應百隻箭人等今年宜權停時諫
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每年常數百人挾持弓矢出
入皇城間恐非所宜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
十人時議惡敦虛辭輒亂舊章已圖稱旨自是訖于正元更不復
元和三年五月兵部奏伏准正元十四年九月勅鄉貢舉人權停者
伏以取士之方文武並用舉選之制國朝舊章恭調者既積資勞入
仕者必先貢舉自經停廢今已十年別趨偉門漸絕根本典彛具在可
却舉而行其鄉貢舉恐須准武 置勅旨依奏
六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得兵部侍郎許孟容等狀當司准六月二日
減省官員及釐革三衛等應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員

京官七百六員武官員數不多俸錢比文官較少又在中書門下兩
省御史臺左右神策及諸軍諸使扶勅驅使員闕至少難議停省並
請仍舊外官二十六萬二十三員所管諸府自折衝以下總無料錢
例多闕乏空有府額其鎮戍官等或有任者不過 員縱使停減並
無損益伏請存舊例六番三衛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縱分番當上
配役處多移牒勘會須得詳請續商量聞奏勅旨依奏
其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
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及盜賊竊發人情愈惑
兵部侍郎許孟容詣中書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耳奸臣尚為
寢謀今主上英聖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有人乎
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
黨窮其奸源後數日度果為相而下詔行誅時謂孟容議論有大臣

風采
太和五年三月兵部奏准四年五月起請節文伏以三衛出入禁署子弟期於恭恪近日頑弊皆非正身諸司公言納資訪聞亦不顧召士度假蔭混雜縉紳隙一開奸濫紛入其資三衛並請停廢勅旨宜依其他釐革三衛事條至多故不具載
大中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兩省奏應赴兵部武選門官驅使官等今年新格令守選二年得驅使官盧華等狀稱各在省驅使資緣長官辛苦事力不濟所以假此武官若廢舊格貧寒不逮即須漸請停解公事交見廢闕勅旨兩省御史臺人吏前舊例不選數許赴集宜令依舊例放選

兵部郎中

隋為兵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大夫咸亨元年

復為兵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本兩員大足元年更加一員以趙履溫為之

職方郎中

隋為職方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職方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五年之限後復故

駕部郎中

隋為駕部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中改司輿大夫咸亨元年復為駕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庫部郎中

隋為庫部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中改為司庫大夫咸亨元年復為

庫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八年十月四日勅衙內甲仗經行從者三年一換不經行從

者四年一換非理欠損者勒陪

刑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光宅元年改

為秋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天寶十一載改為憲部尚書

至德二載復為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魏尚德為之長安四年十二月四

日減一員

元和十年以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時度宣慰淮西迴所言軍

機多合上旨故以兼官寵之自徵兵討淮西九十餘鎮之兵皆環于

申蔡未立戰功裴度使還且令與諸朝賢詳議行人奏曰臣觀諸將

唯李光顏見義能勇必能立功果首敗賊于時曲上尤賞之

寶曆元年四月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栖楚為刑部侍郎丞郎宣授

自栖楚始也

隋為憲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刑

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刑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元和十年五月信州刺使姚異舉奏員外司馬盧南史賊犯鞠按南史准例配得直典一人每月請紙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閒冗無職事放典令歸納其紙筆直前後五年計賊六十餘萬貫又云南史私買鉛燒黃丹是日令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寺評事陳正議充三司使同往覆按之將行並召於延英上謂曰卿等必須詳審推按無令漏罪銜冤三人將退澥獨留奏曰臣仔細詳覽姚異奏狀只如所按南史取直典紙筆計賊六十餘萬貫文雖公法有違既非巨蠹或可矜恕上曰此事亦應甚有但未知燒鉛事如何澥曰燒鉛為黃丹格令不禁姚異所奏准天寶十三載勅鉛銅錫並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錢本文亦不言不許黃丹然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曆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緣此小事差三司使損耗州縣亦恐聞之各懷憂懼臣

聞開元中張九齡為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其非法朝廷唯令大理評事往接近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監察御史留丕就推令所奏姚驥事既無多臣若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要令三司盡行上曰卿言是也可召楚相等兩人來及入並賜坐上謂曰朕惜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澥所奏深叶事宜亦不用三人摠去著一人往按問即得卿可宣付宰臣

太和五年四月勅監鈇判官守尚書刑部郎中李石宜守本官自今已後刑部郎中諸司諸使更不得奏請充職

都官郎中

隋為都官郎置二人皇朝因之置一人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為都官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比部郎中

隋為比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為比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四月比部狀稱天下諸州及軍府赴勾帳等格每年諸色勾徵令所由長官錄事參軍本判官據案狀子細勾會其一年勾獲數及勾當名品申比部一千里已下正月到二千里已下二月到餘盡三月到盡省司檢勘續下州知都至六月內結數關度支便入其年支用旨下之後限當年十二月三日內納足者諸軍支使亦准此又准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勅諸州府請委當道觀察判官一人每年專按覆訖准限比部者自去年以來諸州多有不到今請其不

到州府委點陟使同觀察使計會勾當發遣申省庶皆齊一法得必行勅旨依奏

正元八年閏十二月十七日尚書右丞盧邁奏伏詳比部所勾諸州不更勾諸縣唯京兆府河南府既勾府并勾縣伏以縣司文案既已申府府縣并勾事恐重煩其京兆府河南府請同諸州不勾縣案勅旨依

十一年正月制令比部復舊勅勾京兆留府稅租長慶元年六月比部奏准制諸道年終勾帳宜依承前勅例如聞近日刺史留州數內妄有減削非理破使者委觀察使聞風按舉必重加科貶以誠列減者其諸州府仍請各委錄事參軍每年據留州定額錢物數破使去處及支使外餘剩見在錢物各具色目分明造帳依格眼申比部准常限每限五月三十日都結奏旨下之後更送戶部

若違限及隱漏不申錄事參軍及本判官並牒吏部使闕勅旨宜從
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奏准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文天下州府
兩稅占留支用有定額其殘欠羨餘錢物並合明立條件散下諸州
府者伏以德澤弘深優裕羣國申明舊勅曉示新規使其政有準繩
法無差繆實天下幸甚又諸州應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車什物
等合建立脩理須創制添換又當州或屬將校所由等有巡檢非違
追捕盜賊須行賞勸合給程糧者又當州或百姓貧窮納稅不逮須
矜放要添貨額者又當州過年穀豐熟要收糴貯備以防災歉者勅
旨宜依

司門郎中

隋為司門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
為司門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年閏二月十日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仍令本司牒
所進衙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司使奏事亦准此除有告謀反大逆者
任自封進

工部尚書

隋為起部尚書武德元年因而不改三月改為工部尚書龍朔二年
改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工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冬官尚
書神龍元年復為工部尚書

大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勅京城內諸坊市宅舍輒不得毀拆有犯
聞奏十四年六月一日勅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人
家勒百日内毀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嚴郢奏坊市邸店舊樓請
不毀

工部侍郎 改復與尚書同

工部郎中

隋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工部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平大夫咸亨

元年復為工部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屯田郎中

隋為屯田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屯田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長春宮使

開元八年六月同州刺史姜師度兼營田長春宮使二十年三月左衛郎將皇甫惟明攝侍御史充長春宮使天寶六載三月御史中丞

王鉞兼長春宮使上元元年六月四日殿中監李輔國充長春宮使

寶應元年殿中監藥子昂充長春宮使至大曆九年宋誨除同州刺

史充長春宮使自後遂令同州刺史充長春宮使也開元九年十二

月十七日勅同蒲絳河東西并沙苑內無間新舊注田蒲蘭並宜收

入長春宮仍令長春宮使檢校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勅新豐朝邑屯田令長春宮使檢校朝邑

屯田開元八年十月七日同州刺史姜師度開置

虞部郎中

隋為虞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

為虞部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大曆十四年八月虞部奏准武山澤之利公私共之者比來除長春

宮所收占愆甚多望令關內州府審勘頃畝先均給貧下百姓據厚薄節給輕稅五分之一徵納訖市輕貨送上都如所由輒有隱漏及收管不盡並請准條科罪勅旨依奏

水部郎中

隋為水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為水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改丹水為懷水

天寶五載正月七日詔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里諺事若仍舊何成於禹別宜所司各據圖籍改定訖聞奏
十一載五月潼關口河潭上有樹五株雖水暴長亦不漂沒時人謂之女媧墓是月因大風遂失所在至乾
二年六月十八日魏州刺

史王奇光奏所部閩鄉縣界女媧墓天寶中失所在今月一日夜河上側近忽聞雷聲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双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正元元年十二月九日勅立春日內外兩井納水總二千五百段每段長三尺厚一尺五寸宜令府縣勾當澄瀝淨潔供進

開成五年七月河南尹奏皇城内伊洛等四水伏以伊洛四水載在典墳今人所呼其名甚著其第三水字御名同東周之人所以請更其名者臣遂勒所府官司錄以下恭議其事今得司錄恭軍常瓊等狀謹按尚書周公將營洛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國傳云初卜黎水上不吉迨卜此二水之間吉伏請改第三水字為吉水者臣竊以周居洛宅卜年惟永今改此水雅叶祥符謹具如前勅旨宜依

唐會要卷第五十九

唐會要卷第六十

御史臺上

東都留臺

大夫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御史臺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御史臺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復為御史臺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左肅政臺專在京管百司及監軍旅更置右肅政臺其職員一准左臺今按察京城外文武僚以中宗英王府材石營之殿中御史石抱正繕造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御史臺景雲三年二月二日廢右臺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臺諸按察使宜停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廢右臺依舊置按察使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常方質為條例方質剛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

縣載初以後奉勅及巡每年不出使故事云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
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
使向者便近故開北門

蘇氏駿曰此說或近之矣若取冬殺之義則冬都臺門亦合北
開何故南啓况本置臺司以察寃濫是有國者好生之德豈創
冬殺之意以入人罪者乎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狀有可彈者即略某
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御史疾惡公方少通相推倚通狀人頗壅
滯至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收狀遂題告事人名卑
自古風聞之義至今不改

蘇氏駿曰御史臺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有彈邪佞之文無
受詞訟之例今則重於此而忘於彼矣

故事臺中無獄須留問寄繫於大理寺至正觀二十二年二月李乾
祐為大夫別置臺獄由是大夫為下已各自禁人至開元十四年崔
隱甫為大夫引故事奏掘去之以後恐罪人於大理寺隔街來往致
有漏洩獄情遂於臺中諸院寄禁至今不改西臺舊東隣宗正寺後
移寺於廢右御史臺其寺舊地並隸臺司故事其百僚有奸非隱伏
得專推劾若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以上
則書而進之并送中書門下凡故事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與者三司
詰之 三司御史大夫中書門下大事奏裁小事專遣

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勅御史臺宜置主事二人

正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勅御史臺每月別給贖錢二百貫文克公
解雜費用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
準勅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寺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

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却令刑部大理寺直較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差失無由辨明伏諸置法且一負要斷結之際事無關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準刑部大處分勅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輒搥鼓進狀者請却付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便往詣臺司按覆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準法處分

元和四年御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諸妄盜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以憑舉奏從之

五年三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年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月今請減至五月侍御史舊例在任十月轉準具員加至三月

今請減至十月從之

十二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為班位先後或名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舊人之上後先有紊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為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從之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受旨職事先後去

元和十三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為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其年九月七日勅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為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未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為懲創恐乖舊制殊未合儀伏緣臺司職事今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勅名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

以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為定除拜上日便為月數
須觀積効豈繫旬時如有除官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
別其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十惡及殺人聞政官典犯賊并偽造
計良劫盜竊盜及府縣推斷訖重論訴人等皆是奸惡之徒推鞫之
時盡皆伏罪臨刑之次即又稱寃每度稱屈皆須重推反證平常被
其追擾苦無懲革為弊實深伏請今後有此色賊臺及府縣并外州但
計三度推問不同人皆有伏款及三度斷訖結更有論訴一切不重
推問限其中縱有進狀勅下如是已經三度結斷者亦請受勅處聞
奏執論如本推官典受賄賂推斷不平及有寃濫詞狀言訖便可立
驗者即請以重推如所告及稱寃推勘又虛除本犯是死刑外餘罪
於本條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實亦請本罪更加一等如所訴寃

屈不虛其第三度推官典請於本法外更加一等貶責其第三度官
典亦請節級科處從之

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使請在臺御史充判
官臣伏見正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御史臺見
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近日諸道奏
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舉前勅不許
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庸屬奏諫官柱史南宮郎
三人為寮佐以其職帶台就上故可不逾年又
奏侍御史王神伯監察蘇景胤留中不可執法舉舊章議者以為當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無舊條昨因左廵奏疎闕
已準勅科罰聞奏請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
請添一節文應諸司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涉非理者
並準前條奏聞禁城內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遺闕勅旨曰

依奏

寶歷元年九月御史臺奏常叅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動經累月今後常叅官分司勅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若妄稱事故不發常叅官聽進止六品以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料從之

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準勅科決者臣當準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因稱冤即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憚務求者便難冤冤辭苦至誣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理且臺司太定四推以讞疑獄六察職事以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以後有因稱冤者監察御史聞奏勅下後便配推所冀獄無冤滯事得論理從之

四年九月御史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縣并院等公事申牒臣當臺

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多緣準勅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冤抑凡於關係盡須勘逐事節不精即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無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涉慢官其間或有須且禁申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今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等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先報旨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叅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兆尹以下並就臺叅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臺叅亦不於廊下叅見此為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後應三院

有新除御史等並請勅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恭見冀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并諸色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態不可奏聞便欲隨事科舉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杖而止大罪必先校不懲自今以後如有情故容不足上塵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教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決訖報冀得戒懼之意稍嚴奸欺之心可革勅旨依奏

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綱紀轉至如婚姻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合於本司投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為弊頗深自今已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令於本司本州府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

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請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即任經臺司論訴臺司推勘寃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罰直書下考稍重即停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日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令臣將狀來勅旨依奏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當司官三十餘員朝廷舊例月限守官年勞考績今監察御史以二十五日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日侍御史十三日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諸色監當經歷六察糾繩官司知左右巡使監臨倉庫四推鞠獄兩彈舉事皆無敗闕方得轉遷承前遠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務逗遛責延時月年終考課使繫虛月官事勞苦併在舊人侍御史周歲而遷或到城款及滿歲監察二年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

違曾無督責臣請起今已後應當司官除新授者並請以上後繫月仍以上日在後者為新人不更數虛月不唯分月直之勞苦抑亦促遠來之道途又三館奏請御史充職等伏以臺司三院御史職在專臨如繫他曹必有所紊况唯鞠公事察視百司無不急以副期限倘或官留此地志苟異術固非便宜實亦乖當如書府或須奏請南宮可輟郎官兩館忽將闕人北省自有遺補事理至便兼不曠官伏乞聖慈察臣當司公事繫重特勅中書門下自此更不許三館奏取御史充職兼見有者亦乞落職放還勅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三院令史準請刑部大理寺例許七考放選勅首出使及推制獄減二年勞餘依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朝及入閣退朝不到并連請假故久闕參朝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

肅今臣切加提舉者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於禮部兵部吏部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內久廢朝參雖事奉公猶奏請釐革近者以久絕提舉稍涉因循應文武常參官多妄請假故不妨人事無廢宴遊多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忝憲司親承睿旨苟或避事實虞曠官臣請起今以後文武常參官等除式假及疾病的然為衆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錄奏其所陳假牒請準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頻三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聽進止其進朝入閣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準常條書倍罰頻兩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聞所冀臣僚稍加惕厲班列得以整齊勅旨依奏

東都留臺

舊制中都留臺官自中丞已下元額七員中丞一員侍御史一員殿

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東都殺留臺御史中丞盧弈弈臨難不苟先居位守死太常

謚曰正烈

大曆十年以檢校駕部郎中兼侍御史何運出納使蔣況兼為御史

中丞仍東都留臺

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充東都

畿汝觀察處置使

建中二年六月以檢校秘書少監永平軍節度副使鄭升則為御史

中丞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

正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姚齊格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

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盧坦為御史中丞東

都留臺

十三年三月以權知御史中丞崔元略為東都留臺自後但以侍御

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嘗備焉

御史大夫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大司憲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

御史大夫至今不改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

常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為言思謙曰國班列自有等

差柰何姑息為事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勅申明

隔品致敬其禮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

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略無承

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資決

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出者過半羣僚惕然上常謂曰卿為大

夫深副朕所委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狀奉十一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奏御史大夫秦為上卿漢為副相又漢末復為太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準六尚書例升為正三品御史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密官不常置中丞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以國子監司業兆尹并府寺省監之貳皆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業雖重品秩未崇升為正四品下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與丞郎出入秩用以重其任緣闕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得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叅議聞奏者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位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蓋取於一時所宜苟得其宜則為當代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歷代之制位不常定至於刑憲之所倚則古今之任不

殊今陛下方弘約法之道俾增密品秩用迭丞郎蓋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御史大夫總朝廷刑憲掌邦國紀綱峻其秩位亦計所宜御史中丞雖官貳大夫與大夫多不並置專席既稱獨坐隔品豈合迭居今命秩資升遷實為允當臣等叅詳事理衆議僉同伏請著於典章永為定制勅旨依奏

御史中丞

隋以國諱改中丞為治書侍御史武德初因隋舊制不改正觀二十三年七月三日避高宗諱改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御史中丞西臺中丞同一廳至開元二十一年有制以賦餘修百司解宇西臺中丞裴寬始以舊監察創置中丞東廳東臺二中丞亦同廳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大夫崔琳奏割秘書省東北地迴改於造二中丞遂各別廳開元

二十二年三月置京畿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自是不改夫其時大尚隱不充使以中丞盧與為之至永泰元年以後遂以大夫王翊崔

元崔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

贓罪及他不法事勅付御史臺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鞠問貶

憑賀州臨賀縣尉又追捕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在臺命

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王顓同推初夷簡自御史

出官巡屬憑頗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又憑歸朝忝備第永寧

里廣畜妓妾於永樂里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

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上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

憑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八年二月僧鑿虛付京兆尹府決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產鑿虛

在正元中以講說為歛用貨利交權貴為奸濫事發中外掌權者更

欲搖動之有詔初命釋其罪時御史中丞薛存誠不受詔翌日又宣

旨曰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鑿虛罪狀已具陛

下將召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其年洪州

監軍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勅令付仗內鞠問御

史中丞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按無狀位竟得雪未

幾授存誠給事中教月中丞闕上謂宰相曰持憲無如存誠遂復授

九年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事及度作相奏自代

為御史中丞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

章疏論列請歸有司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員退者時論嘉之

開元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御史中丞李珣在臺

雖無甚過以為人踈易不稱此官天下紀綱有司繩準苟用人非當

則紊亂典章上曰李珣官業應不甚舉然為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

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
難官要得宜者 彈奏憲司事若至

會昌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諸使奏兼御史中丞伏以御史
中丞近升品秩向外兼攝亦宜相重臣等商量今日已後諸道節度
使及度支解縣權監鐵副使等並須帶檢校四品官方得奏請其正
郎以下不在奏限諸郡刺史亦須地望雄重兵額稍多處方得兼授
如前在已兼中丞須再除者不在此例從之

大中三年以御史中丞魏謩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
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乾符三年二月四日御史中丞李迢奏外州府有禁繫罪人閔連京
百司請委本州除合抵極法外疎理訖閔奏從之

侍御史

四員長安二年始置內供奉在正員之外仍不得過本數廢僕減正
員舊有六員奏彈三司西推東推贖理匭其三司理事則與給事
中中書舍人更直朝堂受表今有四職謂知雜公解彈事推事謂之
推彈解謀今知雜侍御史多兼省官以為之

武德四年李素立為監察御史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
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叅軍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
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

正元六年盧群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
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其獄羣上奏言
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
家素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使私自退省上從之時人稱其
知大體也

二年六月侍御史竇群奏常參官假滿唯三品官至王府傳已上即於正衙參假其餘不在此限臣伏見諸司官或位通班職居要劇其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並是四品五品清要官不在參假例或彌旬曠皆不上聞或未滿一日例不舉奏臣今請尚書省四品官御史臺五品官中書門下五品官請假並同三品例參假度故必知勤惰無隱臣職當彈舉輒陳事宜勅旨依奏

太和三年華州刺史宇文昂戶部員外郎盧允中生賦文宗怒將殺之侍御史盧弘正奏曰昂為近輔刺史以賦污聞死固恒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帝然之減鼎三等

殿中侍御史

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敬一為之文明元年又制

殿中裏行以楊啓王侍徵為之隼吏部式以三員為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移入院第一人監倉庫第三監庫檢所移日月未獲

龍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戶參軍常絢除殿中侍御史或以為非遷中書侍郎上官儀聞而笑曰此田舍翁擬論殿中侍御史亦墀下供奉接武夔龍遙羽鴟鴞柰何以雍州判左相比以為清議

正元十年四月勅準六典殿中侍御史兩京城分知左右巡察其不法之事謂左隆沅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竊獄訟冤濫綱典貨易賦歛違法如此之類方合奏聞比者因循務求細事既甚煩碎頗失大猷宜令自今已後據六典合舉之事所司有隱蔽者即具狀奏聞其餘常務不須更問

大和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太倉殿中侍御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御史一人臺中舊例取殿中侍御史從上第一人充監

太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庫使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監
監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
穀之司狡吏得計至於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量監倉御史若當出
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日入倉如
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繁鬧監
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旬內計
會取三日入庫勾當庶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穀所由亦知警懼
勅旨依奏

監察御史

武德初因隋舊制置八員正觀二年二月九日御史大夫李乾祐奏
加兩員以李義琛常務靜為之龍朔元年八月圻州定襄縣尉王本
立為監察御史裏行之名始於此六典又云裏行始於馬周未知孰

是初皆帶本官祿俸於本官請如未即真有故停即以本官赴選文
明元年自王賓以後不復更御本官且以裏行為名至今不改天后
時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並同監察時人呼為六指吏部
式監察裏行及試以七員為定額開元初又置裏行使無員數監察
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栖鳳閣南望
殿中侍御史以從觀衆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
仗入閣西監察院即今中丞東廨是也中丞裴寬因脩廨宇遂移監
察院於十道使院置之舊院遂為中丞廨宇

杜易簡御史臺雜注云監察御史自永徽以後多是勅授雖有吏部
注擬門下過覆大半不成至龍朔中李義府掌選寵任既崇始注得
御史李義府敗無吏部注者員外左右通事舍人等亦然

蘇氏駿曰員外郎御史并供奉官進名勅授是開元四年六月

十九日勅杜易簡著雜注以後猶四十年為吏曹注擬矣
興元元年十月四日勅監察御史六人承前所定皆是從下次知舊
例從下又合出使若一人出使兼有故則六察御史遞相移改今請
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
部刑部每年終議其殿最正元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竇叅奏得監察
御史鄭襄狀準六典應郊廟祀祭皆御史監之蓋職在省其器服閱
其牲牢有不脩敬則舉劾聞奏主者薦獻交神明者所務不同準式
齋官有故許通融行事公事教人可得通攝其監察御史唯有一人
舊例有故便闕者伏以祀事肅恭國家大典苟無糾察恐虧慎重却
請以後監察御史誓戒後有假及改轉者許續差御史令沐浴潔服
往即奠官次有常禮物嚴備從之四年八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
李勉薨至德初從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用勳舉劾不敬拘之時

肅宗原之而謂左右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之尊矣

十一年二月黔中監察御史崔穆為部人告賊二十七萬貫及他犯
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按近事兩晦無對見者是日雨上重
至延英召見直方遣焉

十九年十二月監察御史崔遠管四十配流崔州建中元年勅京城
諸軍諸使及府縣季終命御史分曹巡按繫囚省其寃濫以聞近年
以北軍職在禁密但移牒而已御史未嘗至遠在官近不諫故事至
右神策軍云奉制巡按軍使等以為特有制命傾軍驚愕奏之上發
怒故有此命元和四年五月御史臺奉舊例監察御史從下第六
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準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御史從上第一
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伏以監察
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御史及館驛等使新人出使外並無職掌無以

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分察從之

太和二年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監察御史柳璟監察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勅宗廟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準二十五年勅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勅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徒司空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勅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勅吏部準開元元年元和勅例差官從之

八年九月御史臺奏當司應六察官伏準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勅監察御史六人分察尚書省從下一人察吏部其次察兵部者伏以監察在臺職當使役或有出入推按例合差遣新人每因一人奉使須數員轉職既頻移易使致因循舉察之務難得精審今請除監察

館驛兩處以次人便專察吏部其下便依次轉差所冀察務有常公事知守勅旨依奏

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監察太倉左藏庫御史請於新入臺監察中擇清強幹用兩人分監倉庫全放朝謁每月除本官俸錢外別給見錢三十千隔日早入勅旨依奏

大中四年九月十六日御史臺奏準舊例京兆府準勅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御史未至其囚已至科決處縱有冤屈披訴不及今後請許令御史到府引問如因不稱冤然後許行決其河南府准此諸州有死囚仍委長官差官監決並免引問從之

唐會要卷第六十

唐會要卷第六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大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御史臺中

館驛使 彈劾

館驛使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勅廷傳驛宜因御史出使便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監察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乾元元年三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諸道館驛使大曆五年九月杜濟除京兆尹充本府館驛使自後京兆常帶使至建中元年停大曆十四年九月門下省奏兩京請安御史臺各定知

驛使御史一人往來勾當遂稱館驛使謹按六典及御史臺記并稟注即並不言臺中有館驛使正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大定元年五月六日勅諸軍節度大使聽將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萬人已上鎮軍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並給傳乘

景雲二年八月四日勅諸使至京都經一日已上即停乘傳驛及供給長安四年五月二日乘傳使人事閑緩每日不得過四驛

開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專知傳驛官一差定後年限未終所由得不輒迴改并別差使及別報當其年七月一日勅諸道按察使冢口往過宜給傳遞

十五年四月十日勅兩京都亭驛應出使人三品已上及清要官驛

馬到日不得淹留過時不發餘並令就驛進發左右巡御史專知訪察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勅知聞比來給傳使人為無傳馬還只乘驛徒押傳遞事頗勞煩自今已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卷

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除都督刺史并闕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勅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無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江淮河南兼有水驛損人費馬甚覺勞煩且使臣受命貴赴程期豈有求安閑故為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五日自今諸郡太守謝上表並附驛遞進大曆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郎官請假拜掃宜準開元天寶中舊例給公乘其年九月十七日門下省奏准公式令諸給驛馬職事三品及爵三品已上若王四足四品已上及國公三品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足餘官爵各一足伏望今後並約前件馬數給券其從人每馬一足

許將一人從之其月勅節文兩京宜委御史臺各定知驛御史一人
來勾當諸委節度觀察使各於本道判官中定一人專知差定訖並
具名御聞奏并牒奏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館驛置五等使料及
人馬數其月詔商州度上津路館置舍

正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克河南水陸運使薛珏奏當府館驛準永泰
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緣路無故不得於館
驛淹留縱然有事經三日已上即於主人安置館存其供限如有家
口相隨及自須於村店安置不得令館驛將什物飯食草料等就彼
供給擬者伏以承前格勅非不丁寧歲月滋深因循久弊今往來使
客多是武臣踰越條沔廣求供給府縣少闕悔吝坐至屬當凋殘實難
濟辦况都城大路耗費倍深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勅絕其僥濫俾
懼章程度郵驛獲全職司是守勅旨宜付所司舉元勅處分

其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諸道進奉却迴及準勅發遣官健家口不合
給驛券人等承前皆給路次轉達牒今州縣給熟食程糧草料自今
以後宜委門下省檢勘憑據分明給傳牒發遣加切勘責勿容踰濫
仍準給券例每月一度具狀聞奏

其年十二月勅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荆南為次
路驛知六路驛官每一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
二年周無敗闕與減一選三周年減兩選
八年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
還券至所諸州府納之別給令還其常恭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寧
往來並給券從之

元和四年正月勅準元和三年諸道給券道勅文總一百二十七道
已上者州府長官宜奪一季俸祿其本州官曹官及錄事恭軍付吏

部用闕去任殿一選

其年監察御史元稹勅奏徐州節度使王召傳送故監軍使孟升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有違典例

五年正月考功奏諸道節度使觀察等使各選清強判官一人專知郵驛知一周年無違犯與上考如有違越書下考者伏以遵守條章總為奉職便每殊考恐涉大優今諸不違勅文者書中上考其違越者依前書下考仍請永為常式勅旨依奏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御史出使及却迴所在館驛逢中使等舊例御史到館驛已於上廳下了有中使後到即就別廳如有中使先到上廳御史亦就別廳因循歲年積為故實訪聞近日多不遵守中使若未諳往例貴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惧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舊例異其守分勅旨其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

省官或出衙制命或入赴闕庭諸道節度使觀察使赴本道或朝覲并前節度使觀察使迫赴闕庭者亦準此例先監察御史元稹自東

臺赴闕至於水驛與中使仇士良爭廳之事應士良以鞭擊元稹之面踉而走故有是命

九年四月自夏州至天德復廢館一十一所通緩急時年去迴鷄自部

落南遇漬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怒恐以迴鶻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為迴鶻入寇且當暫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願設備不定為例因請致之

十一年十二月門下省奏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復以中書官為館驛使六典之制以監察第二御史主郵驛元和初常以中官曹進玉為使剛性躁遇四方使多佞詰之或至播辱者內外屢以為言宰臣李吉甫等論罷之至是復置左補闕裴潏上疏曰伏以館驛之務每驛各有專知官主當又有京兆觀

察京兆使史迺相監臨臺中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以近有
敗事上開聖聰若明示科條切責官吏據其過犯明加貶黜敢不惕
懼日夜勵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務職分各殊
切惟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於初令職有方不必
在大當掃靜天氣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正在今日疏奏不取
十三年庫部員外郎李渤為潞州吊祭使上言畿內諸驛馬多死上
命以飛龍數百疋付之

長慶元年九月中使二人充行營糧料館驛使左補闕蔣防等以非
故事恐驚物聽上疏切諫遂罷之其月復置行營糧料館驛等中使
宰臣切論給事中封勅諫官上疏曰缺
其年四月勅如聞館驛遞馬死捐轉多欲令提舉吏人悉又推法中
使驛吏稱不見券則隨所索盡供既無憑據肯有定數自今以後中

使乘遞宜將券示驛吏據券供馬如不見券分外索馬輒不得勒供
下後從長樂臨臯等驛準此勘合如不遵守要速聞知仍委所在長
官當時具名御聞奏其常叅知官出使及諸道幕府軍將等合乘遞
者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當加科貶

其年九月時詔命授行營諸司方略朝令夕改驛使相望京兆尹柳
公綽獻狀訴云自出鎮兵興使命繁并館驛貧虛鞍馬多闕又勅使
行專都無限約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鞍乘衣
冠士庶驚擾怨嗟於是降勅中使傳券教素有定數如聞近日多越
券牒宜令諸司府具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勅分明曉示自今已後
如更越遠所在州縣當時具名聞奏

寶曆二年二月鳳翔龍州觀察使上言當管緣興迴元新迴斜谷
路創置驛三所岐山縣南界置渭陽驛郿縣北界置過蜀驛寶雞縣

南界置安遠驛其月山南西道觀察使上言當道新制斜谷其中須置館驛及創驛右界名者三甘亭館請改為懸泉驛駝薦館改為武興驛坂下館請改為右界驛並可之

太和四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蓋緣任闕其人則朝廷切於摠理近日皆顯陳私便不顧京國越理勞人逆行縣道或非傳置創設供承况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條則例當踰文計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資陪又準假寧令官五考一給拜掃假今借稱幸從便路願謁粉榆則是展墓足以因行赴官皆枉道臣今日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幸聖旨令將伏永狀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律敢有違越請委所司論列勅旨依奏八年八月門下省奏應常恭官私事請假從來準例並給券牒今商量或緣家事乞假各申私志須約公費自今後應有此色假官並任私行門下省不得

給公券如或事出特恩不在此限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門下奏常恭官寒食拜掃今日七日延英面奏進止今準往例給公券者臣等謹檢舊按承常恭官應為私事請假外州往來給券牒伏準太和八年八月十日勅釐革應緣私事並不許給公券今臣等商量唯寒食拜掃著在令式街恩乘驛用表哀榮虔奉聖旨重頒新令其有拜掃不出府界假內往來者並不在給券限勅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商量條流奏所置館驛馬什物兼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色錢物恭拜脩文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少速具分拆奏來者臣今商量請準勅先牒諸府州勘鞍馬什物作人功價糧課并勘每年緣館驛馬占番錢數諸色破用及使料粟麥遞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具檢前後

勅文行用相當者恭立新格逐急條流除館驛弊事事不多載
其年三月門下省奏準今月六日勅中使乘券人馬數訪聞近日皆
守勅文不敢逾越施之久遠須令通濟其遠近送諸道春衣使須有
大將衣任量加馬一疋勅旨令貴必行理須通濟供奉官緣官僉人
多宜加遞馬一疋春衣端午使例外更加一疋冬衣使例外更加兩
疋餘並準三月六日勅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江淮兩浙每驛供使水夫價錢舊例約
十五千已來近日相仍取索無度蘇常已南無驛使供四十余千或
界內有四五驛往來須破四五百千今後宜依往例不得教外供破
如有越遠長吏已下書罪大中五年七月勅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
陸兩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頭陸路則隨從船行或使頭乘舟
則隨從登陸一道券牒兩處祇供害物擾人為弊頗甚自今已後宜

委諸道觀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在巡院切加覺察如有此色具
名奏當議懲殿如州縣妄有祇候官吏所由節級科釀議無容貸
六年二月汴州觀察使崔龜從奏當管三州水陸管驛先準勅文條
流水夫具有定制并不許行轉牒供券外剩人歲月滋深元被過客
外干求剩索人夫別覺生料臣今欲條流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及
諸道監軍別勅判官赴任及歸闕庭若有家口及恭從人即量事祇
共其本官迎送軍將官健所由諸色受顧人等本道既各給程限兼
已受傭直並請不供狀怒使客曾得館驛分外祇供忽此遵戒必巧
言謗讟上聞聖聰今欲準此釐革不敢不奏勅旨宜依其諸道亦準
此處分

彈劾

故事御史彈日坐曰伏彈至景雲三年已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即

奏不許即止儀鳳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凡有彈糾皆待大理斷招後錄入功過至德元年九月十日詔御史彈事自今以後不須取大夫同置乾元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臺所劾彈事不須先進狀仍服冠冠所被彈劾有稱離嫌者皆真遷延以求苟免但所舉當罪則離亦無嫌如憲官不舉所職降資出臺儻涉阿容乃重貶責舊制凡事非大夫中丞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為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另冠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正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推萬紀事我兒不能斥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尚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史訶擔宅監察御史常仁約劾之大理丞張山壽斷以遂良當徵二十斤少卿張獻冊以為非當估宜從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耳園宅及田不存而肆豈用應估獻冊曲憑估買斷為無罪大理之職豈可使斯人處之

遂良及獻冊官

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事丞畢正義枉法使出之將納為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範鞠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官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承然後庶績咸熙風雨時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稀光武聰明寬恕失之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育萬方蠻貊夷落猶恐

刑網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
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弥不可容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則
此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姦說佞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
重勘當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
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
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成姿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
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蹈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楊王
休策蹇勵駕祗承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
小貪野色之姦好原有罪之溥于恐漏洩陰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
扶山超海之力望此稍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
容金風戒節玉露啓寒霜簡與秋興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碎首玉
階庶盡臣節以申典憲

龍朔二年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薛仁貴殺降九十餘萬
更就磧北討其餘衆遇大雪兵士糧盡凍餓死者十八九御史大夫
楊德裔劾奏曰謹按仁泰猥以非才繆荷拔擢擁旌翰海問罪天山
理虔奉廟恭行天討而無謀短懷悞諫乃肆兇殘恣戮向若大軍
初到明諭天旨撫納前降招來後服則鉄勒支善不日斯平仁泰素
闕遠圖莫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被塗炭之
誅懼死懷生者因成絕漢之計加以沙塞綿邈風雪嚴凝不量士馬
疲痾不度糧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征夫殞斃骸骨委積剗剔縱橫
暴骨交衢實下泉河悼成規失守明罰所誅自聖朝削平天下以
來未有如仁泰此行損威挫銳之甚豈可並資誣罔不直繩撫悼存
理宜懲肅其仁泰等故殺降人餓殺兵士並請付法以申典憲通大
五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朱俊臣犯狀有五焉一

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賍賄貪濁四失義背禮五淫昏狠戾論五罪合至萬死請下獄理罪

大定元年張易之縱恣益橫常私相引上李弘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姚璹恐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則天意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勅特原之仍令易之等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賍汚貶官御史大夫李丞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諂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

比有事主得各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則可如不許彈則如之何大夫不知曰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剴直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按問鄭普恩妻有寵於帝廢人特勅令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恩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忠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從奏聞令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恩反狀昭露陛下曲為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剝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恩上意乃解獄遂定其年監察御史魏傳躬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權耳若先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奸賍四十萬請寘于極法上不省傳躬又奏懇請先祿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矣至景龍元年九月十二日又勅寬惠範之罪傳躬進曰刑賞者國家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削惠範官放歸于第

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采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故云汝為君自將司明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脩一水牕或砍一枯木並皆上聞旒宸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望令準御史隨行糾彈上從之三年二月九日安葛入寇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兵部尚書宗楚客侍中紀處訥曰惟性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克意碩操憂國如家遂乃潛通獫狁納貨取資公引頑亮受財無限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安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眩臣取怨中國臣忝直指義在觸

邪請黜巨蠹用答天造並請收禁差三司追鞠其年五月監察御史李懷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贓污籍狼詔監察御史裴灌按其事時安樂公主事諷灌遂對仗重彈奏愔湜竟從貶削一斬所非開元二年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反為日知所銜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劾彈之舉若遭惡脅以成奸人之謀御史臺因可廢却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日知為其年三月殿中御史郭宸劾刑部尚書趙彥照太子賓客常安石彥照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援引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之際結為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全與安石托附阿常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上皇輔政之制定阿常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臣怨憤臣

雖才識妄庸忝司清憲熟見奸僻敢不糾彈彥照並請法處分於是

建中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郢

於紫宸殿以郢奉詔浚陵陽渠匿詔不時行故使奔戲以歸怨於上

上即位初侍御史朱放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

彈又令御史得專彈劾不復白於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之乃削郢

御史大夫著賜魚袋自是日懸衣冠於宣政之左廊然著希揚矣之

意彈郢人頗不直之

正元元年三月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上旨曰自今上封彈劾宜人

自陳論不得群署章奏苦涉朋黨初京兆尹李齊運以公事詔萬年

于廷京師不直其妻鄭氏告冤闕下御史大夫崔縱請窮寃死狀上

不許遂妻訴寃不已縱執奏如初御史中丞張或繼論御史連章彈

齊運乃奏云臣孤立為朋九年正月待御史殷永免官初奉誠軍節

黨所擠故命宰臣宣諭焉度使康日知朝覲失儀為御史彈奏詔捨之因勅御史有節將始至

朝禮小失勿劾及是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入閣失儀永廷劾之獻甫

素服待罪闕下召見慰諭以永忘其前命故免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

方隅所寄尤重至於勅令首合遵行一昨歸朝因違明旨復備貢獻

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闡濟美到城之時亦有進

獻當勘責之離越州後方見赦書道路已遙付納無虞者既經鴻霈

須為商量已書罰乞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自今已後諸道長吏有赴

闕廷者並不得取本道錢物妄稱奉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

初坦既奏舉晟濟美人皆待罪於朝堂上召坦對褒慰久之曰晟等

所獻皆以家財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天下之大信也天下

朕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昭聖德上稱善其言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直奏云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侍

御史被彈即請向下人承次監奏或有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

史下立以備其缺臣伏以朝官入閣失儀知彈侍御史合彈奏錯失
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連相彈奏事後入本班候監奏出閣然後
合侍御史罪此乃殿廷舊制於事為宜今若移一殿中放彈御史之
下以防向上失錯或殿中自錯則擬更立何向人下監奏繫於瞬息
只合知彈侍御史便了不必別差殿中既乖故實終慮駁雜伏請自
今已後却依閣內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
奏畢然出待罪異從易便永可遵行奏可
長慶四年六月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左金吾大將軍李祐近違
勅罷吏諸進馬以論祐趨出待罪宣放之
太和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為魏博所敗喪師過半御史中丞溫
造殿中侍御史崔彛彈之曰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李聽按甲遷延
逗撓以致狼狽而敗自圖苟免伏請付法司論罪上特原之

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欵閣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曰內通勅
使外運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
路以目請付法司奏未報欵連上十餘疏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
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知彈侍御史自京城百司及天下諸
州府等公事應闕文法者皆先申臺司舊例配知彈侍御史一人專
掌其事至朝日入閣又對仗彈奏中外臣僚不如法者事最繁重又
須詳精一人當之實恐不逮臣商量請知彈御史一人專掌京城百
司公事皆彈侍御史一人分掌諸州府之事庶使官業各備無所遺
闕從之

唐會要卷第六十一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御史臺下

諫諍

推事

出使

知班

雜錄

諫諍

長安四年十一月勅於登萊州置監牧和市牛羊右肅政臺監察御史張廷珪諫曰切見國家於河北和市牛羊及刑益等州市奴婢擬於登萊等州置監牧此必有人為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為陛下陳其策耳臣愚以為齷齪小算有損無益為盛明天子行於世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為匹夫藉空虛之地罄勤苦之功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况和市遞送所在騷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今河南牛疫處十不存二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於抑奪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難平準加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克之端

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於常百姓私陪即破家產雖官得一牛一羊百姓已恤兩牛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也又聞君之所恃者人人之所恃者食食之所資者耕耕之所恃者牛失牛則廢耕廢耕則去食去食則人無以生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有無故宜取之哉假令畜牧能遂繁孳三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中土割其命為資乎牛之為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又如此伏願特加審慎詳審賴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儻迴聖慮即日停絕天下蒼生不勝幸甚其後數日御史中丞盧懷慎上表曰臣奉使幽州推事途經衛相等州知河北和市萊州監牧牛臣聞官人百姓當土牛少市數又多官估已屈於時價衆戶又私相陪帖既印之後却付本主養飼春暮草青方送牧所竟無蠲折侵削實深且人惟國本食乃人天牛之不存農將安寄河北百姓尤少牛犢賤市抑

養奪取無異聚農戶之耕牛與牧孳課奪居人之沃壤將為牧場益國利人未見其可所和市牛臣望摠傳為計之上

神龍二年京兆常月將上書訟皇后為亂中宗大怒令撲殺之御史中丞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怒甚謂璟曰朕以為斬訖何故緩之璟曰臣言中宮為亂於武三思陛下不知勘問直言斬論事者臣恐朝野有竊議者中宗轉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臣不敢奉詔上意少解遂配流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宗楚客兄弟并冉祖雍李悅等共誣御名安國相王鎮國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令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容一弟一妹忍受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則天欲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

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虛御名上深納之遂停鞠問其時左補闕吳兢上表曰臣聞道路竊議云宗楚客紀納等誣構安國相王以為連謀於廢人重俊將請下制獄臣既忝職諫曹安敢不奏且安國相王實陛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等共加羅織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又王之仁孝出明共知頃遭荼毒哀毀過度以陛下為性命亦陛下之手足既孝於父母而忍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讒邪賞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刈股肱獨任冒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為寒心可為慟泣自昔剪伐枝幹假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覆漢委王莽遂成篡逆晉家以自相魚肉寰瀛鼎沸隋室以猜忌子弟海內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跡自陛下登極于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

可不慎乎

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敢以耳目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番意省察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正任政州雍縣令界內婦人脩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夫役脩平道途蓋其常也調路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闕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為見機人笑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剋剝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百姓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與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每一員缺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徒容安閑而以礼所敬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引接但仇敵佔道耳往年劾官交替者必儲畜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喧競為陳執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頃年差黠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

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湏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為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戕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儲蓄矣若不釐革其弊必恐致令風化年年不等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嶺南市舶司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監選司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欲而心亂必矣臣竊見慶立等雕鐫詭物置造奇器用浮巧為真玩以詭怪為異實乃理國之所巨蠹明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汨歎曩典昔露臺無費明君尚或不忍象筋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眾者殺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為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等皆欲求媚聖

意搖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宣奢淫於天下必若慶心矯而為之是禁典之所無赦也陛下即位日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敷節儉則萬方幸甚

元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楊虞卿以上頻行幸盤遊上疏諫曰臣聞鳶鵲遭害則仁鳥遊誹謗不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死竊聞帝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况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痕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未脩邊儲屢空國用猶缺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御宇宙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寮執事垂聽而問造膝以求四方內外有所規焉今自聰政以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教大臣仰奉詔誥朝廷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盈廷中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踈而忠正之路

未啓也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語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今自宰相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座故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睦以承後宜申明恪勅不得更示大曆十四年六月勅即官御史充使絕本司務者改與校檢及內供奉裏行

元和四年監察御史元稹出使東蜀劾奏故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礪雖已死其屬郡七州刺史皆坐責罰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觀察使李衆為恩王傅初衆舉按屬內刺史罪御史盧則就鞠得實使還而衆以貨遺所推令史至京有告者令史決流盧則停官故衆亦坐焉

七年閏七月勅前後累降制勅應諸道違法徵科及刑政寬濫皆委

出使郎官御史訪察聞奏雖有此聞未嘗舉職外地生人之勞朝廷莫得盡知今後應出使郎官御史所歷州縣其長吏政俗閭閻疾苦水旱災傷並一一條錄奏聞郎官宜委左右丞勾當並限朝見後五日內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如所奏不實必議懲責

知班

正觀六年八月唐臨為殿中侍御史大夫常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此亦小事不足介意請今日已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亂班宗道曰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亂班常失色而退

顯慶四年侍御史張由古知班凡亂班多是尚書郎由古每唱言員外郎小兒難共語喚引駕鼻衝上行朝士側目鄙之

大定元年王無競為殿中侍御史王班於閤門外宰相團立于班北

無競前曰在上不違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擊之請齊班當時朝臣商量是非恭奉

景龍二年左臺御史崔涯彈班不肅上表曰臣聞叔孫通觀漢朝多闕尊卑失序所以分別上下申明禮儀於是羣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為貴此皆由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乎萬邦用刑四海者也臣竊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內詎合論私班列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勅目或旁閱制詞或交首亂言或越班問事或私申慶吊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諠譁或行立急隋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祗懼之容實紊矜莊之典臣謬膺推擇叨掌糾彈見無禮於朝誠是臣之深耻况西戎獻款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術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若御史臺缺官便令聞奏從之

出使

正觀四年監察御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勲戚自重從衆僚
候之昇迁亭凝不為禮呵却之士廉甚恥恚至五年入為吏部尚書
會凝赴選因出為蘇湖令十七年監察御史汲師巡獄至長安縣令
李乾祐不知御史至巡訖將上馬乾祐始來師顧見不言而去乾祐
深憾之二十年四月乾祐除御史中丞遂出為新樂令
顯慶三年七月監察御史胡元乾使越雋至益州附馬都尉喬師望
為長史出候之先是勅斷迎使臣師望托言他行元乾引却不與相見師望又忿憾按轡專道徐反駐後塵
及元乾按劾其枉僧事師望素與許敬宗善先驛奏之元乾及迴免官
麟德二年十月徵劉仁軌次于萊舍於驛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
人白曰西廳少住有使至矣曰誰曰帶方州刺史御史令移却仁軌
遽就東廳既至拜憲大夫其御史媿不自安他日謂侍御曰諸公出
使當須振舉寬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

指行中曰只如某侍御夜到驛中東廳所校幾何苦死遣移乃就東
廳堂忠恕之事耶願諸公勿為也諸御史莫不翕然自誠
乾封二年二月常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常行拜禮或勉之
約曰鵬鷲鷹鸛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
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攝州縣誠曠職耳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協更
相執奏詔暹按其實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
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十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因不得輒差判官其出
使日皆於側門進狀取處分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勅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
聞州縣祇迎相望道路收宰祇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禮何自

今已下閭闔塞正路偷安倖門况陛下神聖如五帝其臣莫能望清
光所宜周遍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愈明陛下求理於公
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趙利論政若許寬
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安慮危之心
不相及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疎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
祿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之上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獎
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為賀

推事

顯慶五年正月監察御史袁異式受宰臣李義府密旨推青州刺
史劉仁軌有所凌辱過甚及為侍御史而仁軌入為大司憲式心不
自安後因酺會起言之劉公謂侍御曰彼人對某卧而無禮自是往
事某不介懷式拜謝之

龍朔二年十月秦令言新除監察御史推洛州長史許力士子犯法
使還將奏諸御史謂曰未經奏事宜習之咲曰由來所便問作手狀
又都不曉及奏不稱臣上問力士知不對曰許長史不知上曰對朕
猶喚許長史豈能推事令法官重推令言官免
垂拱元年四月監察御史蘇珣按韓魯諸王獄珣奏據狀無徵則天
召見詰問珣執奏不迴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當即有驅使此獄
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

長安三年九月八日魏元忠為張易之所御配流太子僕崔正慎
東宮御獨孤禘之等送幸郊易之大怒復使人誣告則天令監察御
史馬懷素按問續使中使促迫諷令御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
怒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正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
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及伏誅縻布猶奏事哭於其屍漢朝

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則天意解由是獲免
天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勅東西兩推及左右巡使皆臺司重務比
來轉差新人数有改易既不經久頗紊章程宜簡擇的然公正精鍊
者令始末專知不得輒替換若無缺失至改轉時遲速間以為褒貶
與元元年十月四日勅知東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臺司以推鞠為
重務請令第一殿中同知東推第二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一
人有故同對便知先所置推官二員請停
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奏其推知御史差使改移其兩推即須改入
舊例合有推官今請置兩員與本推御史同推御史縱有改移不失
根本若非職掌見任官手刃外請給十年充糧料等取贖贖錢勅旨
依奏

元和五年四月命監察御史楊寧往東都按大將令狐運事時杜亞

為東都留守惡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邙亞意
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寧既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
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狀
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覆焉
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
送馬上責之元素不荅亞遂上疏又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
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
得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悟曰非
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累遷給事中每
美官缺必指元素為
八月九日御史中丞薛存誠奏當司應受事推勘等臺中舊例及興
元元年十月四日御史大夫崔縱重奏取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

人共成四推尤以東西推為名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州府為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隻日則殿院受事其中一人有故則同對便知者伏以所分諸司及府州為限已定事若併至無例均分劇者則推鞠難精閑者則吏能莫試今請不以東西為限亦不以取隻日隻日受事但請依舊請四推御史令輪環受事周而復始如此則才用俱展勞逸必均其餘應緣推事須有約勒若一一聞奏慮煩聖聽勅下後請隨事條流勅旨依奏

太元二年閏三月中書門下奏御史臺推事縱有特宣亦須正勅庶朝官犯罪准獄官令先奏後推格式具存合共遵守臣等請便提舉勅旨依奏

太和四年八月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奏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戶部監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勘

又各得三司使中稱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北狄來賓恐覩中國之招外蕃之所謂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內量貶削

開元元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監察裏行翟璋知班及牒中書省勅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入為所擠出授岐陽縣令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入使魏州長史敬讓辰州長史周利正俱欲奏事左臺御史翟璋監殿廷揖利正先進讓以父暉為利正所薨不勝憤遂越次而奏利正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訴冤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可奪一季祿而已貶利正為邕州長史

正元十四年五月侍御史殿中鄒儒立以太子詹事蘇弁入朝班位次序對仗彈之弁於金吾仗待罪數刻特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

常宗正卿

元年御史中丞竇叅叙定班位移唐事班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并乃引舊制立班臺官誥之乃經云已白宰相請依舊制故儒立彈之

雜錄

垂拱元年正月十二日勅兩京度人令御史一人檢校其年二十六日勅御史糾獲罪狀未經聞奏不得輒便處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撾鼓石者令御史受狀為奏

三年十二月鳳閣侍郎常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今未差遣恐虧失節度夫古將軍出師君授之鈇鉞聞外之事皆使裁之如聞被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小大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

卑制尊禮便不可不許

景龍元年九月十九日勅選擇御史令本司長官共中書門下商量并錄由歷進奏者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左右藏太倉署差御史監知出納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勅監倉庫各定御史一人一年一替左右巡御史亦各定一人一季一替並不得改換及差使

天寶二年八月七日勅所置御史職在彈違雜充判官誠非允當其諸道節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並傳自今已後更不得奏若切須奏者不得占臺中缺其本臺長官充使者不在此限

四載十一月十六日勅御史宜依舊制黃卷書缺失每歲委知襟御史長官比類能否送中書門下不改轉日襲貶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勅風憲之地百寮準繩頃者有司殊非慎擇

其御史須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薦用
寶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御史大夫嚴武奏應在外新除御史赴臺
停止店肆事亦非宜仍令所在給公乘發遣以為永例勅旨依
建中三年九月一日勅御史大夫中丞奏授御史便充臺中職掌者
宜占缺以後並依此處分
正元十二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正元二年班序勅諸使下三院御
史有本官是常恭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內供奉裏行即入御史班
緣使下御史稍多近例並不在內供奉班內臣等忝詳伏請自今已
後請使下御史內供奉者入門日並依宣政殿前班次員外郎之後
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便為常式庶叶通規勅旨依奏
元和六年三月御史臺奏準令用未後決囚者請不過申時如勅到
府及諸司已未後至者伏乞至未日仍請勅本司准舊例與御史同

臨引決勅旨依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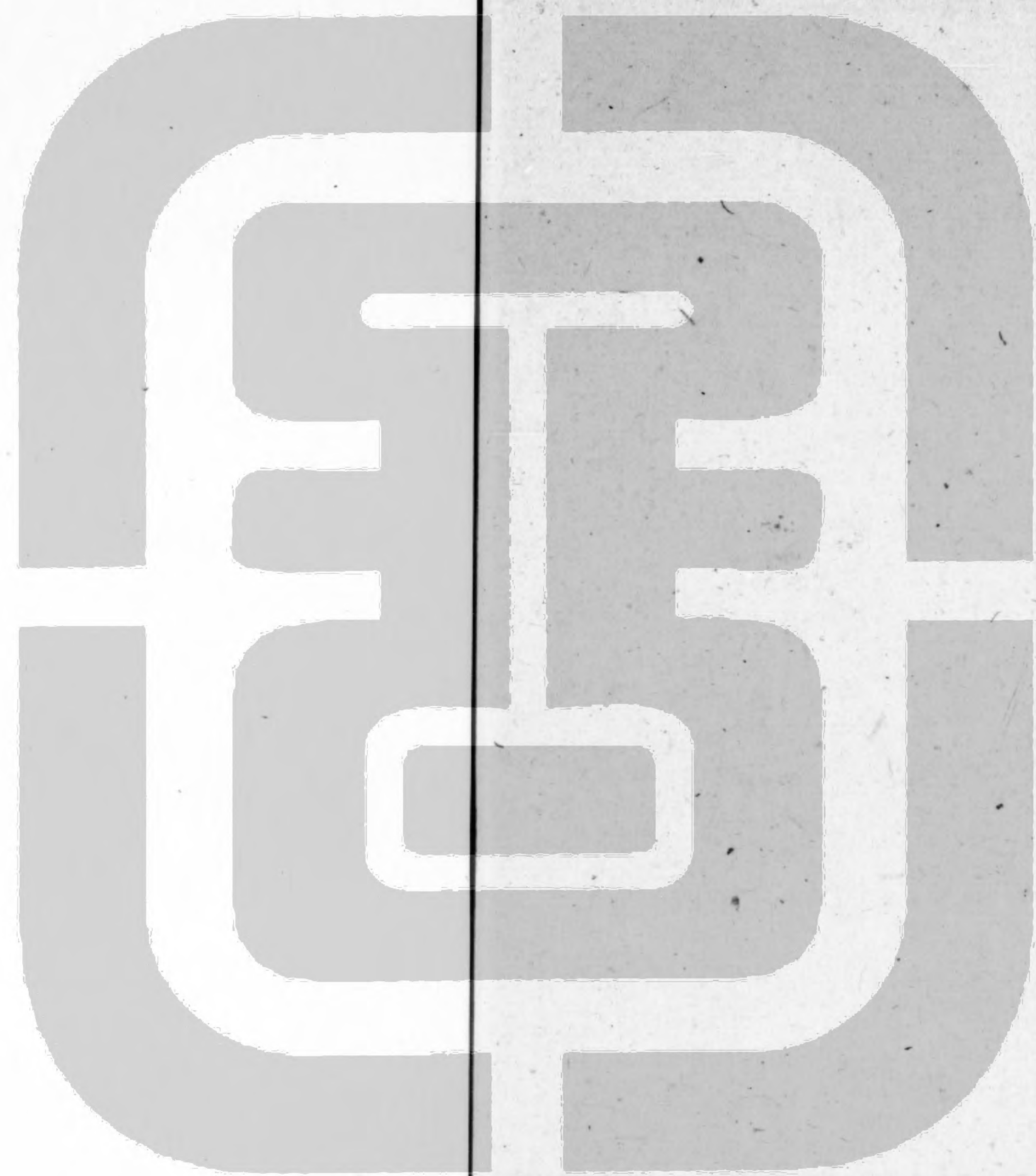
長慶三年八月御史臺行從印一面出使二面比來御史出使推按
或用廢印或所在取州縣印文狀伏以使臣銜命推案事須用印無
非切要既於所在求印事以漏洩伏請令有司鑄造從之

大和四年三月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入到朝堂前無止泊處請置
祇候院屋知樞御史元借門下直省屋後簷樞坐知巡御史元借御
書直省屋後簷樞坐每日早入至巳時方出入前後並本所由自門
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東有官地東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請準長
慶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度支給錢置僕射祇候院例給此地
充三年御史祇候院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司自勾當從便起造
伏以御史風憲之職行止有常朝堂祇事每日須入從前假借不違
啓居或與吏伍相忝或當食無所今伏請前件地名及起舍價伏乞

聖慈允臣所請勅旨依奏

會昌二年九月御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忝據品秩令式合置引馬
臣伏以車服之制並示等威著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仕官
位已高或以散冗自謙或以簡便為意宰相做做不置引馬街衢之
內品秩莫分事涉因循頗乖典故其文武常忝官起今已後並據品
秩准例置引馬其有合置不置許臣司糾舉罰俸一月俸料如違犯
不已請具奏聞庶存制度用表宮營勅旨依奏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程